

舊五代史卷一

梁書一

太祖紀第一

案：薛史本紀，永樂大典所載俱全，獨梁太祖紀原帙已佚，其散見於各韻者，僅得六十八條，參以通鑑考異、通鑑注所徵引者，又得二十一條，本末不具，未能綴輯成篇。考冊府元龜閤位部所錄朱梁事蹟，皆本之薛史原文，首尾頗詳，按條採掇，尙可彙萃。謹依前人取魏書、高氏小史補北魏書闕篇之例，采冊府元龜梁太祖事，編年系日，次第編排，以補其闕，庶幾略還薛史之舊。仍於各條下注明原書卷第，以備參核焉。

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，姓朱氏，諱晃，本名溫，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八十七。宋州碭山人。其先舜司徒虎之後，高祖皝，曾祖茂琳，祖信，父誠。帝卽誠之第三子，母曰文惠王皇后。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二。案五代會要：梁肅祖宣元皇帝諱黯，舜司徒虎四十二代孫，開平元年七月，追尊宣元皇帝，廟號

肅祖，葬興極陵。敬祖光獻皇帝諱茂琳，宣元皇帝長子，母曰宣僖皇后范氏，開平元年七月，追尊光獻皇帝，廟號敬祖，葬

永安陵。憲祖昭武皇帝諱信，光獻皇帝長子，母曰光孝皇后楊氏，開平元年七月，追尊昭武皇帝，廟號憲祖，葬光天陵。烈祖文穆皇帝諱誠，昭武皇帝長子，母曰昭懿皇后劉氏，開平元年七月，追尊文穆皇帝，廟號烈祖，葬咸寧陵。以唐大中六年歲在壬申，十月二十一日夜，生於碭山縣午溝里。是夕，所居廬舍之上有赤氣上騰，里人望之，皆驚奔而來，曰：「朱家火發矣。」及至，則廬舍儼然。既入，隣人以誕孩告，衆咸異之。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一百一十九。案：以上亦見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二。以此推之，知冊府元龜引五代事蹟多本薛史。

昆仲三人，俱未冠而孤，母案：冊府元龜引此條「母」字下有「王氏」二字。攜養寄於蕭縣人劉崇之家。帝既壯，不事生業，以雄勇自負，里人多厭之。崇以其傭惰，每加譴杖。唯崇母自幼憐之，親爲櫛髮，嘗誡家人曰：「朱三非常人也，汝輩當善待之。」家人問其故，答曰：「我嘗見其熟寐之次，化爲一赤蛇。」然衆亦未之信也。永樂大典卷五千九百四十九。

唐僖宗乾符中，關東荐饑，羣賊嘯聚。黃巢因之起於曹、濮，饑民願附者凡數萬。帝乃辭崇家，與仲兄存俱入巢軍，以力戰屢捷，得補爲隊長。

唐廣明元年十二月甲申，黃巢陷長安，遣帝領兵屯於東渭橋。是時，夏州節度使諸葛爽率所部屯於櫟陽，巢命帝招諭爽，爽遂降於巢。

中和元年二月，巢以帝爲東南面行營先鋒使，令攻南陽，下之。六月，帝歸長安，巢親勞於灞上。七月，巢遣帝西拒邢、岐、鄜、夏之師於興平，所至皆立功。

二年二月，巢以帝爲同州防禦使，使自攻取。帝乃自丹州南行，以擊左馮翊，原本缺「翊」字，今據通鑑增入。（影庫本粘籤）拔之，遂據其郡。時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屯兵數萬，糾合諸侯（二），以圖興復。帝時與之鄰封，屢爲重榮所敗，遂請濟師於巢。表章十上，爲僞左軍使孟楷所蔽，不達。又聞巢軍勢賊，諸校離心，帝知其必敗。九月，帝遂與左右定計，斬僞監軍使嚴實，監軍使嚴實，原本作「嚴實」，考歐陽史及通鑑俱作嚴實，疑原本傳寫之訛，今改正。（影庫本粘籤）舉郡降於重榮。案舊唐書僖宗紀：八月庚子，賊同州防禦使朱溫殺其監軍嚴實，與大將胡真、謝驥等來降。薛史作九月，與舊唐書異。考新唐書：九月丙戌，黃巢將朱溫以同州降。通鑑亦作九月丙戌，朱溫殺其監軍嚴實，舉州降。皆與薛史同。是朱溫之降，實在九月，舊唐書誤。重榮卽日飛章上奏，時僖宗在蜀，覽表而喜曰：「是天賜予也。」乃詔授帝左金吾衛大將軍，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，案歐陽史云：王鐸承制拜溫爲華州刺史，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。通鑑作王鐸承制以溫爲同華節度使。是王鐸承制所拜之官，非如歐陽史所載也，至謝驥奉表行在，乃詔授金吾衛大將軍、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耳。當以薛史爲得其實。仍賜名全忠。案：是書及舊唐書、通鑑皆作僖宗賜名，惟鑑戒錄云：「朱太祖統四鎮，除中令日，名溫。與崔相國連構大事，崔每奏太祖忠赤，委之關東，國無患矣（二）。昭宗遽敕太祖改名全忠，議者謂「全」字人王也，又在「中心」，甚不可也，上方悔焉。其說與諸史異，蓋傳聞之不同爾。（舊五代史考異）自是率所部與河中兵士偕行，所向無不克捷。

三年三月，僖宗制授帝宣武軍節度使，依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，仍令候收復京闕，卽得赴鎮。案舊唐書：中和三年五月，以檢校尚書右僕射、華州刺史、潼關防禦等使朱溫檢校司空，兼汴州刺史，充宣武節度、觀察等使，仍賜名全忠。據薛史則全忠授宣武節度在三月，非五月也；由河中行營招討副使遷授，非由潼關防禦等使也；賜名全忠在二年九月，亦非三年五月也。通鑑所敘年月、官爵、名號，皆以薛史爲據。四月，巢軍自藍關南走，帝與諸侯之師俱收長安，乃率部下一旅之衆，仗節東下。七月丁卯，入於梁苑。是時帝年三十有二。時蔡州刺史秦宗權與黃巢餘孽合從肆虐，共圍陳州，久之，僖宗乃命帝爲東北面都招討使。時汴、宋連年阻饑，公私俱困，帑廩皆虛，外爲大敵所攻，內則驕軍難制，交鋒接戰，日甚一日。人皆危之，惟帝銳氣益振。是歲十二月，帝領兵於鹿邑，與巢衆相遇，縱兵擊之，斬首二千餘級，乃引兵入亳州，因是兼有譙郡之地。

四年春，帝與許州田從異諸軍同收瓦子寨，案瓦子寨，原本作「瓦于寨」，考通鑑注，黃巢撤民居以爲寨屋，謂之瓦子寨，則「于」字形近刊訛耳，今改正。（舊五代史考異）殺賊數萬衆。是時，陳州四面，賊寨相望，驅擄編氓，殺以充食，號爲「春磨寨」。帝分兵翦撲，大小凡四十戰。四月丁巳，收西華寨，賊將黃鄴單騎奔陳。帝乘勝追之，鼓噪而進。會黃巢遁去，遂入陳州，刺史趙犇迎於馬前。俄聞巢黨尙在陳北故陽壘，帝遂逕歸大梁。是時，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奉僖宗詔，統騎軍數千同謀破賊，與帝合勢於中牟北邀擊之，賊衆大敗於王滿渡，王滿渡，原本作「王蒲」，今據通鑑改正。

（影庫本粘籤）多束手來降。時賊將霍存、葛從周、張歸厚、張歸霸皆匍匐於馬前，悉宥而納之，遂逐殘寇，東至於寬句。

五月甲戌，帝與晉軍振旅歸汴，館克用於上源驛。既而備犒宴之禮，克用乘醉任氣，帝不平之。是夜，命甲士圍而攻之。案：自「五月甲戌」至此，又見通鑑考異所引薛史梁紀，與冊府元龜所引符合。會大雨雷電，克用因得於電光中踰垣遁去，惟殺其部下數百人而已。

六月，陳人感解圍之惠，爲帝建生祠堂於其郡。是歲，黃巢雖歿，而蔡州秦宗權繼爲巨孽，有衆數萬，攻陷鄰郡，殺掠吏民，屠害之酷，更甚巢賊，帝患之。七月，遂與陳人共攻蔡賊於澠水，殺數千人。九月己未，僖宗就加帝檢校司徒、同平章事，封沛郡侯，食邑千戶。

光啓元年春，蔡賊掠毫、潁二郡，帝帥師以救之，遂東至於焦夷，敗賊衆數千，生擒賊將殷鐵林，梟首以徇軍而還。三月，僖宗自蜀還長安，改元光啓。四月戊辰，就加帝檢校太保，增食邑千五百戶。十二月，河中、太原之師逼長安，觀軍容使田令孜奉僖宗出幸鳳翔。

二年春，蔡賊益熾。時唐室微弱，諸道州兵不爲王室所用，故宗權得以縱毒，連陷汝、洛、懷、孟、唐、鄆、許、鄭，圓幅數千里，殆絕人煙，惟宋、毫、滑、潁僅能閉壘而已。帝累出兵與之交戰，然或勝或負，人甚危之。

三月庚辰，僖宗降制就封帝爲沛郡王。

案舊唐書：光啓元年三月，以汴州刺史朱全忠爲沛郡王，充蔡

州西北面行營都統。據薛史則元年惟增食邑，至二年三月乃進封爲王也，與舊唐書異。歐陽史從薛史。

是月，僖宗

移幸興元。

五月，嗣襄王煊僭卽帝位於長安，改元爲建貞。遣使賫僞詔至汴，帝命焚之於庭。未

幾，襄王果敗。

七月，蔡人逼許州，節度使鹿宴弘使來求救^(三)，帝遣葛從周等率師赴援。師未至而城

陷，宴弘爲蔡賊所害。

十一月，滑州節度使安師儒以怠於軍政，爲部下所殺。案舊唐書云：十月壬子朔，滑州軍亂，逐

其帥安師儒，推衙將張驍主留後軍務，師儒奔汴，朱全忠殺之。新唐書云：十月，朱全忠陷滑州，執義成軍節度使安師

儒。歐陽史從舊唐書作奔汴，通鑑從新唐書作被擄，據薛史則師儒自爲部下所殺，與新、舊唐書俱作

十月，而薛史作十一月，通鑑仍從薛史。帝聞之，乃遣朱珍、李唐賓襲而取之，由是遂有滑臺之地。案

舊唐書云：朝廷以汴帥朱全忠兼領義成軍節度使。據薛史胡真傳云：真以奇兵襲取滑州，乃署爲滑州節度留後。蓋全

忠雖嘗兼領義成，而不之鎮，故署其將胡真爲留後^(四)。十二月，僖宗降制就加帝檢校太傅，改封吳興郡

王，食邑三千戶。

是歲，鄭州爲蔡賊所陷，刺史李璠單騎來奔，帝宥而納之，以爲行軍司馬。宗權旣得

鄼，益驕，帝遣裨將邏於金隄驛，與賊相遇，因擊之，賊衆大敗，追至武陽橋，斬首千餘級。帝每與蔡人戰於四郊，既以少擊衆，常出奇以制之，但患師少，未快其旨。宗權又以已衆十倍於帝，恥於頻敗，乃誓衆堅決以攻夷門。既而獲蔡之諜者，備知其事，遂謀濟師焉。

三年春二月乙巳，承制以朱珍爲淄州刺史，俾募兵於東道，且慮蔡人暴其麥苗，期以夏首回歸。案：自「募兵於東道」至此，亦見通鑑注，與冊府元龜同。珍既至淄、棣，旬日之內，應募者萬餘

人。又潛襲青州，獲馬千匹，鎧甲稱是，乃鼓行而歸。四月辛亥，達於夷門，帝喜曰：「吾事

濟矣。」是時，賊將張晁屯於北郊，秦賢屯於版橋，各有衆數萬，樹柵相連二十餘里，其勢甚

盛。帝謂諸將曰：「此賊方今息師蓄銳以俟時，必來攻我。況宗權度我兵少，又未知珍來，

謂吾畏懼，止於堅守而已。今出不意，不如先擊之。」乃親引兵攻秦賢寨，將士踴躍爭先，賊

果不備，連拔四寨，斬首萬餘級，時賊衆以爲神助。庚午，案通鑑考異云：「長曆，四月甲辰朔，無庚午，

薛史誤。今考舊唐書，光啓三年四月正作甲辰朔，以日數計之，庚午乃四月二十七日也。此非薛史之誤，乃通鑑考異之

誤耳。賊將盧瑋領萬餘人於圃田北萬勝戍，夾汴水爲營，跨河爲梁，以扼運路。案通鑑注引薛史

梁紀曰：盧瑋於圃田北夾汴爲梁，以扼運路。視冊府元龜所引稍有刪節。帝擇精銳以襲之。是日昏霧四合，

兵及賊壘方覺，遂突入掩殺，赴水死者甚衆，盧瑋自投於河。河南諸賊連敗，不敢復駐，皆

併在張晁寨。自是蔡寇皆懷震讐，往往軍中自相驚亂。帝旋師休息，大行犒賞，繇是軍士各懷憤激，每遇敵無不奮勇。

五月丙子，出酸棗門，自卯至未，短兵相接，賊衆大敗，追斬二十餘里，僵仆相枕（去）。

宗權恥敗，益縱其虐，乃自鄭州親領突將數人，逕入張晁寨。（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）其日晚，

大星隕於賊壘，有聲如雷。（永樂大典卷三千二百七十一）辛巳，兗、鄆、滑軍士皆來赴援，乃陳兵

於汴水之上，旌旗器甲甚盛。蔡人望之，不敢出寨。翌日，分布諸軍，齊攻賊寨，自寅至申，

斬首二萬餘級。會夜收軍，獲牛馬、輜重、生口、器甲不可勝計。是夜宗權、晁遁去，遲明追

之，至陽武橋而還。宗權至鄭州，乃盡焚其廬舍，屠其郡人而去。始蔡人分兵寇陝、雒、孟、

懷、許、汝，皆先據之，因是敗也，賊衆恐懼，咸棄之而遁。帝乃愼選將佐，俾完葺壁壘，爲戰

守之備，於是遠近流亡復歸者衆矣。是時，揚州節度使高駢爲裨將畢師鐸所害，復有孫儒、

楊行密互相攻伐，朝廷不能制，乃就加帝檢校太尉，兼領淮南節度使。（案舊唐書：光啓三年十一

月（七），楊行密遣使求援於朱全忠，制授全忠檢校太尉、侍中，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，充淮南節度觀察使、行營兵馬都統。

歐陽史作十二月，通鑑作閏十一月，據薛史則全忠兼領淮南自在九月以前，與諸書異。又，薛史下文作閏十二月，而通鑑

作閏十一月（八），亦有互異。

九月，亳州裨將謝殷逐刺史宋衮，自據其郡，帝親領軍屯於太清宮，遣霍存討平之。（案

《新唐書》云：光啓三年六月壬戌，亳州將謝殷逐其刺史宋衮。八月壬寅，謝殷伏誅。《通鑑》從《新唐書》，《薛史》作九月，與《新唐書》異。帝之禦蔡寇也，鄆州朱瑄、案：《歐陽史》作朱宣，《薛史》前後皆作「瑄」，《舊唐書》、《通鑑》並同《薛史》。朱瑄，《歐陽

史》作朱宣。曾三異云：「流俗本『宣』傍加『玉』，非也。今考《舊唐書》及《通鑑》皆作『瑄』，蓋朱瑄、朱瑄兄弟命名皆從『玉』，今仍從

《薛史》原文，加案聲明。（影庫本粘籤）兗州朱瑾皆領兵來援。及宗權既敗，帝以瑄、瑾宗人也，又有

力於己，皆厚禮以歸之。瑄、瑾以帝軍士勇悍，私心愛之，乃密於曹、濮界上懸金帛以誘之，

帝軍利其貨而赴者甚衆，帝乃移檄以讓之。朱瑄來詞不遜。案《通鑑》考異引高若拙後史補曰：「梁太祖

皇帝到梁園，深有大志，然兵力不足，常欲外掠，又虞四境之難，每有鬱然之狀。時有薦敬秀才於門下，乃白梁祖曰：「明

公方欲圖大事，輜重必爲四境所侵，但令麾下將士詐爲叛者而逃，即明公奏於主上及告四隣，以自襲叛徒爲名。」梁祖曰：

「天降奇人，以佐於吾。」初從其議，一出而致衆十倍。今案高若拙所紀，深得敬翔與梁祖陰謀情狀。《薛史》止據梁實錄原

辭，未及改正。《歐史》作移檄兗、鄆，認其誘汴亡卒以東，亦未詳考。乃命朱珍侵曹伐濮，以懲其姦。未幾，珍

伐曹州，執刺史丘禮以獻，遂移兵圍濮。兗、鄆之釁，自茲而始矣。

十月，僖宗命水部郎中王贊撰紀功碑以賜帝。是月，帝親騎數千巡師於濮上（九），帝親

騎數千，以文義求之，「親」字上疑脫「帥」字，今無別本可校，姑仍其舊，附識於此。（影庫本粘籤）因破朱瑄援師於

范縣。丁未，攻陷濮州，刺史朱裕單騎奔鄆。尋爲鄆人所敗，踰月乃還。

十二月，僖宗遣使賜帝鐵券，又命翰林承旨劉崇望撰德政碑以賜帝。

閏月甲寅，帝請行軍司馬李璠權知淮南留後，乃遣大將郭言領兵援送以赴揚州。

文德元年正月，帝率師東赴淮海，行次宋州，聞楊行密已拔揚州，遂還。是時，李璠、郭言行至淮上，爲徐戎所扼，不克進而還。案歐陽史云：璠之揚州，行密不納。據通鑑云：璠至泗州，時溥以兵襲之，郭言力戰得免而還。是璠未嘗得至揚州也，當以薛史爲實錄。帝怒，遂謀伐徐。

二月丙戌，僖宗制以帝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，繇是諸鎮之師，皆受帝之節制。案新唐書：正月癸亥，朱全忠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。舊唐書作五月，與薛史異。通鑑從新唐書。

三月庚子，昭宗卽位。是月，蔡人石璠領萬衆以剽陳、亳，帝遣朱珍率精騎數千擒璠以獻。

四月戊辰，魏博樂彥禎失律，其子從訓出奔相州，使來乞師。帝遣朱珍領大軍濟河，連收黎陽、臨河二邑。旣而魏軍推小校羅弘信爲帥。弘信旣立，遣使送款於汴，帝優而納之，遂命班師。是月，河南尹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陽，克之。罕之單騎出奔，因乞師於太原，李克用爲發萬騎以援之。罕之遂收其衆，偕晉軍合勢，急攻河陽。全義危急，遣使求救於汴，帝遣丁會、牛存節、葛從周領兵赴之，大戰於溫縣，晉人與罕之俱敗。於是河橋解圍，全義歸於河陽，因以丁會爲河陽留後。

五月己亥，昭宗制以帝檢校侍中，增食邑三千戶。戊辰，詔改帝鄉曰衣錦鄉，里曰沛王。

里（三）。是月，帝以兼有洛、孟之地，無西顧之患，將大整師徒，畢力誅蔡。會蔡人趙德諱舉漢南之地以歸於朝廷，案新唐書昭宗紀：五月壬寅，趙德諱以襄州降。舊唐書及通鑑皆作五月，與薛史同。歐陽

史敘其事於三月以前，疑有舛誤。且遣使送款於帝，仍誓戮力同討宗權。帝表其事，朝廷因以德諱

爲蔡州四面副都統。又以河陽、保義、義昌三節度爲帝行軍司馬，兼糧料應接使（三）。冊府

元龜卷一百八十七。至是，帝領諸侯之師會德諱以伐蔡賊於汝水之上，遂薄其城。五日之內，

樹二十八寨以環之，蓋象列宿之數也。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一百二十。時帝親臨矢石，一日，飛矢

中其左腋，血漬單衣，顧謂左右曰：「勿洩。」永樂大典卷二萬七百十二。

九月，以糧運不繼，遂班師。是時，帝知宗權殘孽不足爲患，遂移兵以伐徐。

十月，先遣朱珍領兵與時溥戰於吳康鎮，徐人大敗，連收豐、蕭二邑，溥攜散騎馳入彭

門。帝命分兵以攻宿州，刺史張友攜符印以降。旣而徐人閉壁堅守，遂命龐師古屯兵守之

而還。是月，蔡賊孫儒攻陷揚州，自稱淮南節度使。

龍紀元年正月，龐師古攻下宿遷縣，進軍於呂梁。時溥領軍二萬，晨壓師古之軍而陣，

師古促戰，敗之，斬首二千餘級，溥復入於彭門。

二月，蔡將申叢遣使來告，縛秦宗權於帳下，折其足而囚之矣。案舊唐書：文德元年十二月甲

子朔（三），蔡州牙將申叢執秦宗權。新唐書作十一月辛酉（四），與舊唐書月日互異。薛史作龍紀元年二月，蓋卽其遺使

來告之月而書之也。歐陽史作正月，誤。帝即日承制以叢爲淮西留後。未幾，叢復爲都將郭璠所殺。是月，璠執宗權來獻，帝遣行軍司馬李璠、牙校朱克讓檻進於長安。既至，昭宗御延喜樓受俘，即斬宗權於獨柳樹下。蔡州平。昭宗詔加帝食實封一百戶，賜莊宅各一區。三月，又加帝檢校太尉、兼中書令，進封東平王，賞平蔡之功也。案舊唐書：四月壬戌朔，以宣武淮南等節度副大使、知節度事、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檢校太傅、兼侍中、揚州大都督府長史、汴州刺史、充蔡州四面行營都統、上柱國、沛郡王、食邑四千戶朱全忠爲檢校太尉、中書令，進封東平王，仍賜賞軍錢十萬貫。薛史及歐陽史俱作三月，與舊唐書異。

大順元年四月丙辰，宿州小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，擁衆以附時溥。帝率親軍討之，殺千餘人，筠遂堅守。乙卯，時溥出兵暴陽山縣，帝遣朱友裕以兵襲之，敗徐軍三千餘衆，獲沙陁援軍石君和等三十人，斬於宿州城下。

六月辛酉，淮南孫儒遣使修好於帝，帝表其事，請以淮南節度授於儒焉。辛未，昭宗命帝爲宣義軍節度使，充河東東面行營招討使，案舊唐書：五月，以宣武軍節度使朱全忠爲太原東南面招討使。歐陽史從舊唐書作東南面，通鑑作南面，與舊唐書異。考新唐書云：五月，以朱全忠爲南面招討使。六月辛未，朱全忠爲河東東面行營招討使。蓋先爲南面招討使，後改東面也。又，六月，全忠兼領宣義軍，新、舊唐書皆不載，通鑑用薛史。時朝廷宰臣張濬將兵討太原故也。

八月甲寅，昭義都將馮霸殺沙陁所署節度使李克恭來降，帝請河陽節度使朱崇節爲潞州留後。戊辰，李克用自率蕃漢步騎數萬以圍潞州，帝遣葛從周率驍勇之士，夜中銜枚犯圍而入於潞。案舊唐書：五月，潞州軍亂，殺其帥李克恭。七月，朱全忠遣大將葛從周率千騎入潞州。薛史統作八月，蓋據入潞之月而追言之也。

九月壬寅，帝至河陽，遣都將李讜引軍趨澤、潞，行至馬牢川，爲晉人所敗。帝又遣朱友裕、張全義率精兵至澤州北以爲應援。二既而崇節、從周棄潞來歸。戊申，帝廷責諸將敗軍之罪，斬李讜、李重胤以徇，遂班師焉。案：自「九月壬寅」至此，又見通鑑考異，與冊府元龜同。

十月乙酉，帝自河陽赴滑臺。時奉詔將討太原，先遣使假道於魏，魏人不從。先是，帝遣行人雷鄴告羅於魏，既而爲牙軍所殺。羅弘信懼，故不敢從命，遂通好於太原。

十二月辛丑，帝遣丁會、葛從周率衆渡河取黎陽、臨河，又令龐師古、霍存下淇門、衛縣，帝徐以大軍繼其後。

二年春正月，魏軍屯於內黃。丙辰，帝與之接戰，自內黃至永定橋，魏軍五敗，斬首萬餘級。羅弘信懼，遣使持厚幣請和。帝命止其焚掠而歸其俘，弘信繇是感悅而聽命焉。乃收軍屯於河上。

✓八月己丑，帝遣丁會急攻宿州，刺史張筠堅守其壁，會乃率衆於州東築堰，壅汴水以浸

其城。十月壬午，筠遂降，宿州平。案：舊唐書作十一月，汴軍陷宿州，與薛史異。歐陽史及新唐書、通鑑俱從薛史作十月。

十一月丁未，曹州裨將郭紹賓殺刺史郭饒，舉郡來降。案新唐書：十一月己未，曹州將郭誅殺其

刺史郭詞，叛附於全忠。通鑑從新唐書，與薛史異。歐陽史仍從薛史。是月，徐將劉知俊率衆二千來降，自

是徐軍不振。

十二月，兗州朱瑾領軍三萬寇單父，帝遣丁會領大軍襲之，敗於金鄉界。殺二萬餘衆，瑾單馬遁去。

景福元年正月，遣丁會於兗州界徙其民數千戶於許州。

二月戊寅，帝親征鄆，先遣朱友裕屯軍於斗門。甲申，次衛南，有飛鳥止於峻堞之上，鳴噪甚厲，副使李璠曰：「將有不如意之事。」是夜，鄆州朱瑄率步騎萬人襲朱友裕於斗門，友裕拔軍南去。乙酉，帝晨救斗門，不知友裕之退，前至斗門者皆爲鄆人所殺。帝追襲鄆人至瓠河，不及，遂頓兵於村落間。時朱瑄尚在濮州。丁亥，遇朱瑄率兵將歸於鄆，遂來衝擊。帝策馬南馳，爲賊所追甚急，前有淺溝，躍馬而過，張歸厚援稍力戰於其後，乃免。時李璠與都將數人皆爲鄆軍所殺。

五月丙午，遣朱克讓率衆暴兗、鄆之麥。

十一月，遣朱友裕率兵攻濮州，下之，擒刺史邵儒以獻，濮州平。遂命移軍伐徐州。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。

二年四月丁亥^{〔西〕}，師古下彭門，梟溥首以獻。通鑑考異引薛史梁紀。案：冊府元龜引薛史，於

景福二年事多所刪節。考是年春有石佛山之戰，今不載。通鑑注引薛史云：「石佛山在彭門南。」疑即此處闕文也。

八月，帝遣龐師古移兵攻兗，駐於曲阜，與朱瑾屢戰，皆敗之。

十二月，師古遣先鋒葛從周引軍以攻齊州，刺史朱威告急於兗、鄆。既而朱瑄以援兵至，遂固其壘。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。

乾寧元年二月，帝親領大軍由鄆州東路北次於魚山。歐陽史作漁山，考通鑑亦作魚山，今仍其舊。

〔舊五代史考異〕朱瑄覘知，即以兵逕至，且圖速戰。帝整軍出寨，時瑄、瑾已陣於前。須

臽，東南風大起，我軍旌旗失次，甚有懼色，即令騎士揚鞭呼嘯。俄而西北風驟發，時兩軍

皆在草莽中，帝因令縱火。既而煙焰互天，乘勢以攻賊陣，瑄、瑾大敗。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一

百二十。殺萬餘人，餘衆擁入清河，因築京觀於魚山之下，駐軍數日而還。

二年正月癸亥，遣朱友恭帥師復伐兗，遂暫而圍之。未幾，朱瑄自鄆率步騎援糧欲入

於兗，友恭設伏以敗之，盡奪其餉於高吳。案：通鑑作高梧，考薛史前後俱作高吳，今仍其舊。〔舊五代史

考異〕因擒蕃將安福順、安福慶。

二月己酉，帝領親軍屯於單父，以爲友恭之援。

四月，濠、壽二州復爲楊行密所陷。是時，太原遣將史儼兒、李承嗣以萬騎馳入於鄆。

案通鑑：乾寧二年四月，河東遣其將史儼、李承嗣以萬人馳入於鄆。此據薛史梁紀原文，惟史儼兒作史儼爲微異耳。又云：七月，克用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。十二月，李克用遣大將史儼、李承嗣假道於魏以救之。前後複互，且其時汴、鄆日有戰爭，道路阻隔，史儼既於四月入鄆，不應七月已在石門，十二月又過魏也。考舊唐書云：初，克、鄆求援於太原，克用令蕃將史完府、何懷實等千騎赴之。不言其赴鄆爲何時。據此篇下云：八月，獲蕃將史完府。十一月，擒何懷實。然則四月馳入於鄆者，當是史完府、何懷實，非史儼、李承嗣也。參考薛史唐武皇紀及李承嗣傳，承嗣等入鄆定在二年之冬，梁紀似有舛誤。通鑑並采梁、唐帝紀，亦未能考定畫一。朱友恭遂歸於汴。

八月，帝領親軍伐鄆，至大仇，遣前軍挑戰，設伏於梁山以待之。既而獲蕃將史完府，奪馬數百匹。朱瑄脫身遁去，復入於鄆。案通鑑：九月辛未，朱全忠自將擊朱瑄，戰於梁山，瑄敗走還鄆。與薛史異。歐陽史仍從薛史作八月。

十月，帝駐軍於鄆，齊州刺史朱瓊遣使請降，瓊即瑾之從父兄也。案新唐書昭宗紀：十一月壬申，齊州刺史朱瓊叛降於朱全忠。據薛史則朱瓊自請降至見殺皆在十月，與新唐書異。通鑑從新唐書。帝因移軍至兗，瓊果來降。未幾，瓊爲朱瑾所紿，掠而殺之，帝卽以其弟玘爲齊州防禦使。

十一月，朱瑄復遣將賀瓖、柳存及蕃將何懷實等萬餘人以襲曹州，案：通鑑作薛懷實，考舊唐

書亦作何懷寶，今仍之。（舊五代史考異）庶解兗州之圍也。帝知之，自兗領軍策馬先路至鉅野南，

追而敗之，殺戮將盡，生擒賀瓌、柳存、何懷寶及賊黨三千餘人。是日申時，狂風暴起，沙塵沸湧，帝曰：「此乃殺人未足耳。」遂下令盡殺所獲囚俘，風亦止焉。翼日，繫賀瓌等以示於兗，帝素知瓌名，乃釋之，惟斬何懷寶於兗城之下，乃班師。

十二月，葛從周領兵復伐兗。案通鑑云：朱全忠之去兗州也，留葛從周將兵守之。與薛史梁紀異。又，薛史葛從周傳作十月事。既至，與朱瑾戰於壘下，殺千餘衆，擒其將孫漢筠已下二十人，遂旋師。

三年正月，河東李克用既破邠州，欲謀爭霸，乃遣蕃將張污落以萬騎寨於河北之莘縣，聲言欲救兗、鄆。魏博節度使羅弘信患之，使來求援。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。

二月，帝領親軍屯於單父，會寒食，帝乃親拜文穆皇帝陵於碭山縣午溝里。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九。

四月辛酉，河東泛漲，將壞滑城，帝令決隄岸以分其勢爲二河，夾滑城而東，爲害滋甚。是月，帝遣許州刺史朱友恭領兵萬人渡淮，以便宜從事。時洪、鄆二州累遣使求援，故有是行。

五月，命葛從周統軍屯於洹水，以備蕃軍。